

◇ 开国领袖珍闻丛书 ◇

邓小平珍闻

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珍闻

刘建华 刘 丽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珍闻/刘建华, 刘丽主编.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5

(共和国领袖珍闻)

ISBN 978-7-5073-2802-8

I. 邓… II. ①刘…②刘… III. 邓小平 (1904 ~ 1997) —生平事迹 IV. A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0200 号

邓小平珍闻

主 编 / 刘建华 刘 丽

责任编辑 / 李庆田

封面设计 / 东家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销热线 / 63097018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方方照排中心

印 刷 / 北京毕诚彩印厂

787mm × 1092mm 16 开 21.75 印张 290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ISBN 978-7-5073-2802-8 定价: 36.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私塾发蒙	(1)
孝敬父母	(3)
雏鹰飞翔	(7)
一张编号为 82409A 的工卡	(11)
巴黎咖啡馆	(14)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17)
任中央秘书长	(22)
人世间的真情	(28)
智擒熊镐	(31)
东江遭险	(34)
魁星楼上的灯光	(38)
除恶记	(43)
“邓、毛、谢、古”事件	(46)
“红星”闪闪亮	(51)
雪山草地上的故事	(60)
巧斗阎锡山	(65)
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	(68)
指挥白晋战役	(74)
做红娘	(77)
“长期共事,相知甚深”	(82)
平易近人	(89)

“不握手会议”	(96)
挥泪斩“马谡”	(100)
亲手缝棉衣	(106)
康泽战败被俘时	(110)
感谢挑水工	(112)
“这才是真正的将才”	(115)
拜访宋庆龄	(121)
“亲如兄弟,胜于兄弟”	(123)
严厉的批评	(129)
“要让人民打上文化牙祭”	(132)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35)
“一声修路蜀江欢”	(137)
就任总书记	(141)
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风波	(142)
舌战赫鲁晓夫	(146)
逛商店赶庙会	(154)
“群众真好哇”	(158)
一件题词的遭遇	(161)
“要继续调查研究搞清楚”	(164)
在延安看展览	(167)
患难见真情	(169)
恋子如何不丈夫	(174)
深沉的父受	(180)
治理漓江	(184)
参观毛泽东旧居	(186)
“风庆轮事件”	(189)
为“最大的冤案”平反	(192)

要革命,不要改良	(195)
访日的第一位中国领导人	(199)
“子子孙孙、世代友好”	(202)
“矮个子巨人”	(204)
“邓小平旋风”	(207)
三点荣毅仁的将	(210)
访问美国	(215)
与卡特总统会谈	(218)
一封迟到 42 年的信	(224)
哈默的幸运	(227)
游峨眉山	(232)
参观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238)
“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244)
会见班禅大师	(249)
一句名言的由来	(252)
和杨小燕打桥牌	(255)
会见撒切尔夫人	(261)
视察上海农贸市场	(265)
“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	(269)
“白天鹅好”	(272)
“小平您好”	(277)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	(281)
“天塌下来有你们大个子顶着”	(287)
“漓江的水变清了”	(294)
“今天终于见到我的‘父母官’了”	(300)
接受华莱士采访	(303)
中国“头号”烟民	(316)

离开领导岗位	(319)
“亚运会建筑搞得好”	(323)
“一位老共产党员”	(325)
真正的平民生活	(328)
晚年的医护生活	(330)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336)

私塾发蒙

如同千百万旧式家庭一样，对邓家老院子的主人邓绍昌来说，儿子邓小平的降生，使他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这一天也成为全家上下最为喜庆的日子。邓家祖上自明初由江西迁来，其间虽也曾中过进士，封过翰林，但后来家道渐渐中落。到邓绍昌这辈时，家境已日益零落困窘，除一所住房外，田地不多，岁收很少，而且人丁不旺，子儿稀疏，已是三代单传。邓绍昌把重振邓家家业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长子身上。他为儿子取名为邓先圣，5岁时就送他进私塾发蒙，6岁时送进家乡的初级小学，11岁时送进全县惟一的高等小学堂，15岁时又送进了广安中学。这对一个仅有十几亩田地，家境并不宽裕，有时还相当困难的家庭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邓绍昌对此始终不渝，最后通过变卖家产，将年仅16岁的爱子送上了万里求学的漫漫征程。

邓小平发蒙的私塾，就设在昔日邓翰林的“翰林院”。这是牌坊村当年最显眼的一所大宅第。只是盛时不再，家道中落，这所声名显赫的“翰林院”竟卖给了外姓旁人。私塾之所以设在这所大宅院的一角，固然是因为其院落颇大，堪以利用，但其中大概也蕴含着欲借助邓翰林的福荫，使牌坊村子弟通过念书得仕，重复翰林昔日荣华的企盼！

私塾先生是位老夫子，对邓先圣的名字极为不满。他对邓绍昌说，祖师爷孔夫子不过尊为圣人，区区乡间小儿怎敢僭越为“先圣”呢？于是他自作主张，将邓先圣改名为邓希贤。邓绍昌认可了长子的

这个学名，然而对他而言，先圣和希贤并无二意，都能表达他望子成龙的愿望。只是邓绍昌和那位今天谁也记不起他的名字的那位私塾先生，并未料到，他们给这位发蒙幼童所起的名字竟然真的应验了。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今日的邓小平乃当之无愧的圣人、大贤。

入私塾后已改名为邓希贤的邓先圣，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因为他此时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使得他有可能把个人的抱负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结合起来，走上一条与自己父辈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当时私塾除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幼学读物外，主要功课就是描红习字。塾师评定蒙童成绩优劣高下，就是看他诵背是否流畅，习字作业则以红笔圈或打×来区别。错写或结构不当的就在旁边划一个“×”，写得好的就画一个圈。蒙童互相之间常常以自己所得圈圈的多少来炫耀自夸。

邓小平资质聪颖，悟性好，记忆力强。在先生教读后，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诵背课文，深得先生的喜爱，常常被先生叫起来为其他同学示范领读。教室里不时传出他那稚嫩然而十分认真的诵读声。对描红习字，他更是一丝不苟，反复临摹练习。他习字本上的红圈圈总是最多。邓小平的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十分能干，通晓事理。每当看见放学归来的儿子又得到了好些个红圈圈时，她就照例忙不迭地煮上一个鸡蛋以作奖励。

经过私塾写字课的严格训练，邓小平的书法有了良好的基础，直到晚年他的字依然刚劲有力，这可以说是童年时代私塾学习的最大收益。据说，有一年过春节，邓家请来一位能写会画的地主写春联。这个人思想反动，便趁机挖苦讽刺参加过进步党的邓绍昌及其家人。谈氏不识字，把春联贴了出去。邓小平回家后见到对联，童怒大发，愤然撕下，自己上街买了几张红纸，重新写了春联贴到门上。这时，他不过是个10岁左右的孩子，字虽写得并不规范，但却写出了邓家的志气。望着儿子亲笔写下的大红春联，母亲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以后

她经常用这件事教育邓小平的弟弟妹妹，鼓励他们向大哥学习，要有骨气，要求上进。

1992年春节伊始，邓小平视察深圳。当邓小平所乘的车行至深圳火车站时，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对小平说：“您看，这是您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邓楠这时在一边打趣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于知识产权问题。”说得邓小平笑了起来。

平心而论，邓小平的毛笔字确实写得不错。虽然不像毛泽东的书法那样龙飞凤舞、狂放豪迈，但邓小平的书法犹如其人的性格一样，实在、稳健、厚重。

当然，邓小平从不对自己的毛笔字矜夸自诩。这也是其性格使然。

邓小平的舅父淡以兴回忆当年他和小平孩提生活时曾说：“幼年时，我和小平一起上学念书，我太笨，他很聪明，每回考试他都名列前茅。因此，大家都选小平当学生代表，受到老师的表扬。但我姐夫和姐姐对小平要求甚严，向老师提出‘不要小平当代表，表扬多了就会骄傲’。”

（选自：聂月岩《生活中的邓小平》）

孝敬父母

1915年，11岁的邓小平离开北山小学堂，顺利地考入了广安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当时设在广安县城内的一个小山坡上。它是一幢两层的小楼，青瓦砖墙木栏，规模不大，每次只招一两个班，每班20

人左右。但它却是当时全县二三十万人惟一的一所高等小学，不是成绩拔尖者，要想考进来是十分困难的。由于学校距牌坊村有 10 公里之遥，邓小平平常只在周末回家添些日常用品，其余时间在校住读。父母不在身边，邓小平的学习更是全凭自觉了。

在读高等小学堂时，班上曾发生过一件轰动全校的奇事，这便是和小平要好的同班同学李再标要割肝救母。

李出身于广安一个富商家庭，是个深受母亲宠爱的孩子。他对母亲十分孝顺，由于不久前其母得了重病，卧床不起，所以焦急万分。

李再标读了不少旧书，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毒害比较深，于是一些古代离奇古怪的行孝故事启发了他。他认为，只要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母亲吃，便会治好母亲的病。为了表示自己尽孝和挽救病重的母亲，他决定割肝救母，幸亏被及时发现阻止，刀子只在胸脯上划了一个口子。

邓小平听说后马上前去探望。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后严肃地对李说：“你是有点科学知识的学生，肝子是药物吗？能治好你母亲的病？你割了肝后还有活命？既然你母亲很爱你，她又重病在身，如果你割肝而死，你的母亲一定会为你的死而伤心，以致命归西天，结果是我想治好母亲的病而适得其反。”

邓小平这番直率而又入情入理的话说得李再标羞愧无言。见此情形，邓小平又耐心地安慰说：“你也是读新学的学生，要相信科学，今后再不要做这样的蠢事了。你还是先请几天假回家请医生给母亲治病，好好照顾她老人家，这才是你作为儿子的真正孝心。”李再标醒悟了，听从邓小平的劝导请假回去侍候沉疴在床的母亲。

邓小平相信科学、能言善辩、开导李再标的事受到了普遍赞扬，一直被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师生传为佳话。

数千年来，孝悌一直是中国人的美德。邓小平虽然认为割肝救母这类孝行不足取法，但他对父母是十分孝敬的。在少年时，邓小平在家里尽力帮助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扫地、照看弟妹等样样都干。到了养蚕季节，他便成为母亲的得力助手。邓小平家每年都要喂

养几发蚕，家里的正堂屋和两间厢房都摆蚕簸。这时候母亲很辛苦，除了繁重的家务外，还要抽时间来照看蚕宝宝，白天忙家务，晚上侍弄蚕子，经常忙到深夜。邓小平年纪虽小，但很懂事，看到母亲如此忙碌，十分心疼，于是放学后径自回家，帮助母亲做些活路。不是背着背兜去采桑叶，就是帮着添蚕叶、捉小蚕，总是忙个不停。捉小蚕是一件细致的活，一家人经常捉到很晚。入夜了，母亲再三催促邓小平先去睡觉，但是邓小平总是要坚持到最后和母亲、姐姐把所有的活干完了才肯去睡，而这时往往已是深夜了。

邓小平孝敬父母，还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在距牌坊村二公里佛手山下，有一座四合群墓，左一为邓小平生母淡氏之墓，左二是邓小平祖母戴氏之墓。左一的墓碑上刻着“故显妣邓母淡氏老孺人之墓，孝男先圣、修、治、清”，此系“民国十六年丁卯夏月吉立”。左二的墓碑上刻着“故显妣邓母戴老太君之墓，男绍昌、媳淡氏，孙先圣、修、治、清”。据说，邓小平在20世纪50年代曾亲自寄款回家，为祖母、母亲之墓填土砌石，寄托哀思；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胞弟邓先修同邓小平的女儿一起专程到佛手山为二老扫墓。

夏伯根老人对邓小平来说，既不是生母，也不是养母。但邓小平对她如同对亲生母亲一样地敬重、关心和照顾她。自16岁那年走出故乡，29年后邓小平才率千军万马解放大西南，回到四川，回到重庆，回到了他的故乡。45岁的邓小平当时在重庆建立了一个安稳的家庭后，就承担起赡养继母的义务，把夏伯根老人从广安家乡接到重庆，同全家一起享天伦之乐。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后，又将继母一同接到北京，让夏伯根老人同儿孙们一起度过她幸福的晚年。

夏伯根老人在跟随邓小平一家生活的这些年里，邓小平夫妇待她很好，从来不分你我，在言语、饮食、卫生、穿戴等生活方面，都十分周全地想到老人，安抚老人，使她晚年心情十分愉快。更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流放”到江西住“牛棚”的日子里，夏伯根老人和邓小平夫妇三人一起，相依为命，熬过了艰难岁月。他们三人的年龄加在一起在200岁以上。卓琳身体不

好。邓小平为照顾卓琳的身体，又不让年事已高的继母再承担过重的家务，便挑起了家务劳动的重担，家里的重活、脏活，如劈柴、生火、做饭、擦地、洗菜等都是由邓小平来干。邓小平夫妇与继母和睦相处，几十年如一日，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夏伯根老人能够高寿，是与儿子和儿媳对她的爱戴、敬重、关心和照顾而心情舒畅分不开的。

邓小平对姐姐、弟妹非常关心爱护，长久地保持着亲密关系。因邓小平15岁离家后，一直未回老家，所以在他幼年、少年时代的姊妹关系中，主要是和他的姐姐邓先烈、大妹邓先珍一起玩耍得比较多，与后来出生的弟妹相处时间就很少了。

邓小平在5岁以前，主要是和姐姐一起玩耍，打碰钱是他们兄弟俩玩得最多的一种游戏。那时每逢年节或跟父母走亲戚时，邓小平经常会得到一些压岁钱和挂工钱，大都是几枚铜板，渐渐地积攒多了。没有事的时候，他就把这些铜板拿到院子里和姐姐一起玩打碰钱。他常常把自己的铜板分一半给姐姐，然后与她一起打碰钱，看谁先输完这些铜板，输了的就要打手板。一般情况下，姐姐总是玩不过弟弟，往往都输。当姐姐认真地伸出手掌让弟弟打时，邓小平总是一只手拉着姐姐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着姐姐的手掌，同时嘴里还轻轻地数着数，姐姐也笑着记着数，仿佛怕被多打一下似的。姐弟玩得十分开心。

邓小平还时常把祖母或母亲给他的一些吃的或玩的东西，拿出来与姐妹一同享受，从不独自占用。他上学读书以后，每天回到家中，便把姐姐和妹妹叫到一起，让她们坐好，自己便站在她们对面学着课堂老师的样子，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不停地挥动比划着，脑袋一边摇晃着，嘴里背诵着刚刚学会的诗文，逗得姐姐、妹妹和周围的人哈哈大笑。11岁时，邓小平在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每天吃住在学校，只有在周末才能回家。母亲经常给他一点零用钱，让他在城里买点自己需要的东西，但邓小平从不乱花钱，总是利用回家的时候，给祖母、姐妹买点乡下不容易见到的东西带回来。邓小平特别喜爱小

他几岁的妹妹邓先珍，经常从城里买些糖果给妹妹吃。邓先群是邓小平最小的一个妹妹，他们虽不是一母所生，但邓小平待她如同一母所生一样。邓小平一家从重庆搬到北京后，就把邓先群一起带到北京，供她上了大学。邓先群的子女也经常放在邓小平的家里，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感情极深。

（选自：聂月岩《生活中的邓小平》）

雏鹰飞翔

1918年，邓小平顺利地完成了在广安高小的学习，考入了全县惟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广安县中学堂。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邓小平的眼界逐渐打开。特别是在五四时代风潮的击拍下。他不再满足于中学堂里“之乎者也”一类内容的学习。他渴望能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企求能掌握一门可以富国强民的实用技术。

1919年暑假，父亲邓绍昌从重庆回来，带来了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并准备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主张儿子中断中学学业去报考留法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去法国学习。邓绍昌做出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决定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是在成都受到几年新式教育的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对军阀统治、教会横行不满，希望儿子到欧洲学点真本事，将来能够光耀门庭，报效社会和国家。对于父亲的意见，邓小平当时是十分高兴的，因为这与他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想法是一致的。65年后，邓小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感到中国衰弱，希望它强大起来，我们认为现代化是必由之

路，所以我们到西方去求学。

1918年下半年，邓希贤和他的远房叔叔邓绍圣、同乡胡明德离开了广安，来到了100公里外的重庆。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由当时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和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社会贤达倡议创办的，校址就在重庆市夫子祠内。它是当时这个西南重镇的最高学府，要想考进去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如同此前每次入学考试一样，邓小平这次也是一试中的，如愿地成为首期100多名学子中的一员。据邓小平当时的同学回忆，他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消息传到重庆，已是5月中旬，但各界闻之依然热血沸腾。11月，重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举行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15岁的邓希贤和全校同学一块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们到卫戍司令部去示威请愿，坚持了两天一夜。回到学校后，还集体焚烧了日货。这大概是邓小平参加的第一个革命运动，对此他终身难忘。后来他回忆说，由于参加了这个运动，爱国救国的思想才能有所提高。由此可以认定，15岁的邓小平，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爱国思想和进步思想。

经过一年的学习，首期学员中能顺利通过学校毕业考试及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口试和体格检查的，共有80多人。邓先圣名列其中，而且是年龄最小的一名。这一年，他刚满16岁。

1920年8月，邓希贤回到了广安，向母亲辞行。对于长子，母亲视为掌上明珠，母子感情笃厚。儿子要远离故土留学西洋，母亲似有预感是生离死别，起初说什么也不放儿子去。

其实，邓小平的母亲是非常疼爱这个儿子的。她不同意邓小平出国留学，主要是出于对儿子的一种保护。她认为儿子太小，还只有15岁，再加上又从没有出过远门，到国外去读书，很不放心。所以，当丈夫提出这个意见后，她就断然否定了。邓小平的父亲没有办法，他一面继续做妻子的工作，一面要邓小平自己也出面说服自己的母亲。

一天，邓小平见母亲没事坐在堂屋喝茶，便走过去坐在她身边，在拉了一会儿家常后，便对母亲说：“娘，前几天，爹从重庆回来，同你说那里正组织一些人到法国去学习，他说您不同意我去，是吗？”

母亲见儿子今天没话找话说，就知道是说这件事，所以，等邓小平说完后就说：“是有这么一回事。儿啊！你在家不是好好的，干嘛去那么远学习呢？你到广安、重庆学习，娘并没阻拦你呀！”

“娘，您是不是怕儿去那里学习，要花家里许多钱？心里舍不得，是不是？”邓小平故意说。

“儿，你把为娘说得那么难听，我和你爹辛苦一辈子都是为了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为了你们我又有什么不舍得的东西呢？我只是想你这么小就漂洋过海，万一碰到什么难处，又怎么办呢？”邓小平母亲说着眼睛又有些红了。

邓小平靠近母亲，摇着母亲的手说：“娘，我已经15岁了，完全可以独立生活了，您不是常说，‘男儿长大当自立’吗？就让我出去吧！”

正在这时，邓小平的姐姐邓先烈，不小心将父亲养的小鸟放了出来。小鸟由于长期关在鸟笼子里，所以它出来后，再怎么努力都飞不高，只看着落在大门口树上的鸟妈妈而干着急地一个劲地叫喊。邓小平看到这一情景，便借题发挥地对母亲说：

“娘，你怕儿独自到法国留学不能自己照顾自己，我理解您的心情，但儿也渐渐长大了，必须到外面去闯闯了，只有在外面经受磨炼，才能使自己长大。娘，你看刚才被大姐放出的爹养的那只小鸟，为什么总飞不高？就是因为缺乏锻炼。你总不希望儿子像那只小鸟那样长不大吧！我这次到法国去留学，也是为了长知识和才干，将来既可报效国家，也能光宗耀祖啊！到时说不定接娘到法国去开开眼界呢！”

“看你这孩子，就是嘴巴甜，为娘能看到那一天吗？我不希望到什么法国去玩，只希望你过好就行了。”听着邓小平的一席话，他母亲禁不住笑了，思想也慢慢通了。

“娘，这么说您同意我去法国留学了？为儿的感谢娘亲了。”邓小平趁热打铁地对母亲说。

母亲爱抚地拍了拍邓小平的头说：“你这孩子，和你爹一样，认定了的事是九头牛也拉不回的！既然你们父子俩已经串通好了，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接着，又对站在一旁微笑的邓小平的父亲说：“孩他爹，孩子去留洋，可是你鼓动的，万一他在国外有什么不好的，我可和你没完！”

就这样，母亲挡不住邓小平和他父亲的一致劝说，最后只得同意儿子远渡重洋留学。

第二天，母亲一边流着眼泪，一边为即将远行的儿子收拾行装。

儿子这一走果然是母子的生离死别。从此，邓小平再也没有回过广安。1926年，淡氏思子心切，身心交瘁，不治而逝。当时，邓小平正在苏俄学习。亲人们在淡氏的墓前立了一块碑，领衔的就是她生前梦怀萦绕的长子邓希贤。邓小平一生都怀念、感激他的母亲。

就这样，经过10年时间的刻苦学习，一步一个台阶，邓小平于1920年8月21日，和80多名川东弟子一道在重庆码头登上了开往万县方向的“吉庆”轮，沿宜昌、汉口、九江一路顺水东下，最后抵达上海，乘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驶出吴淞口，开始了他赴法求学的漫长旅程。

据考证，搭乘这艘邮船去法国的共有90名中国学生，为了节省，他们全部睡在底层的货仓里。这些学生年龄在15至25岁之间，全部是第一次出国。他们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红海、苏伊士运河、亚平宁半岛，历经39天，行程3万余里，于10月19日到达法国的马赛港。下船后，这批学生即转乘汽车，再行16个小时，终于到达了法国的首都巴黎。

对于人生第一次历经40天的远行，邓小平一直念念不忘。世界之大，天地之新奇，使这位第一次从封闭的四川盆地走出来的农家少年激动不已。行程中，每逢停靠一个码头，他都要上岸观光、猎奇。身临一个全新的境地，他看到了世界多样性发展形成的各种模式，他